



萨满文化研究丛书

郭淑云 主编

萨满文化手记

富育光 著



古祭坛遗址社会调查

萨满原始六大野祭祭礼

臧氏祭祀是满洲家族历代传袭之大神祭

民族文化研究的“活化石”

满族说部是民族百科全书

學苑出版社

富育光 著

萨满文化手记



吉林省省级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



郭淑云 主编
萨满文化研究丛书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萨满文化手记 / 富育光著.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5.5

(萨满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5077-4776-8

I. ①萨… II. ①富… III. ①萨满教—宗教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3573 号

责任编辑: 杨 雷 洪文雄

封面设计: 徐道会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ress@163.com

销售电话: 010-67601101 (营销部) 67603091 (总编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保定市彩虹艺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710×100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0.00 元

吉林省省级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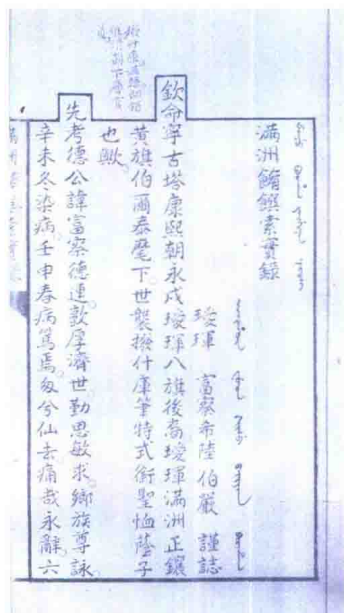
参加九台莽卡乡尼玛察氏家族大萨满杨世昌（右一）主持的家族祭祀



探望病中的乌拉街韩屯
村瓜尔佳氏大萨满关柏荣



富希陆 (1910-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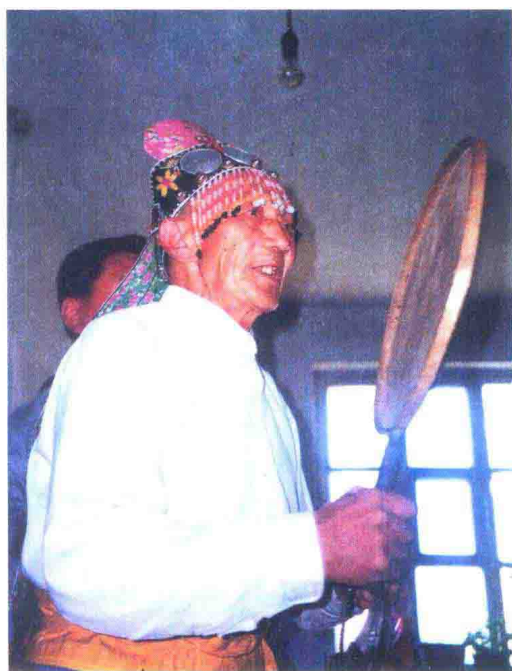
满族著名文化人士富希陆
遗著：《满族肴馔索食录》



访问赫哲族文化传承人尤翠玉



聆听满族郎贵儒萨满咏唱神歌



吉林市乌拉街弓通村陈汉军萨满张玉海



探访弥留之际的达斡尔族萨满杨文生



与郭淑云访问蒙古学家波·少布研究员



与国际萨满教研究会主席米哈伊·霍帕尔（中）及其助手考察伊通牧情谷



与荆文礼采录满语传承人何世环



与九台莽卡乡满族萨满赵云阁



与满族民间故事家付英仁（右一）等学者在松花江上



与孟慧英、朱立春在满族杨氏家族祭祀仪式上



与王宏刚（右三）、郭淑云（左三）考察满族乌苏关氏家族



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民俗学家曹保明（右）、著名作家陈景河（左）考察长白山祭坛遗址。



在已故鄂温克族自治旗政协原副主席哈赫尔的陪同下采访鄂温克族牧民

“萨满文化研究”丛书

总序

郭淑云

在人类早期社会，萨满教不仅是特定群体的精神核心，也是一种社会化、全民化的意识形态。它深入于人们的日常活动里，贯穿于人们的处世态度中，与社会、氏族构成一体，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科学”。萨满教的这种全民化特质，决定了萨满教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所占有的主导地位。时至近代，萨满教在信仰族众中仍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萨满文化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其中，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个体自身的朴素的和谐观念，凝结着先民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认识，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较集中地体现了萨满文化的合理内核，彰显着萨满教的合理性和诸多科学思想启蒙的价值，构成了原始社会和谐共生的思想基础。

人与自然、他人和自身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始终需要面对的问题。不同的文化系统对三者关系的认识和处理方式亦不尽相同。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以自然崇

拜、祖先崇拜及其仪式等独特的方式，对这些问题做出了阐释，形成了萨满教的朴素的和谐观。

自然崇拜是萨满教最古老的崇拜观念。早期的人类是自然之子，人们视自然与自身为一体，奉自然为生命之母，对大自然虔诚敬畏，由此形成了诸多禁忌意识。对于群体赖以生息的大地以及栖息其上的动植物均崇敬有加，取之有时有节，并世代因袭，形成民间不成文的习惯法。尽管信仰萨满教的先民对山河、土地、生物的保护措施多以神灵的名义实施，但千百年来这种敬畏自然、尊崇自然的原始生态意识有效地抑制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损毁，客观上起到了保护自然生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之效果，体现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

在萨满教的观念中，山川、河流、树木和各种动物皆有生命，有些还被赋予神性，奉为神明，形成很多禁忌，客观上对于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物种的繁殖，具有积极的意义。

渔猎民族对山神尊崇有加，赋予诸方面的内涵，如祖居地、灵魂归宿地等，岁时祭祀，禁忌颇多。如契丹人素有祭山之俗，其中黑山被视为灵魂归宿地，祭祀典礼尤为隆重，“其礼甚严，不祭不敢进山。”^①这种禁忌具有封禁的意义，无疑对山林、自然生物具有保护作用。清代统治者视长白山为满族的龙兴之地，奉之为圣山，对其采取封禁政策，禁止人们进山放牧、狩猎和采参，长白山遂成为野生动植物的乐园。“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句流传在东北地区的谚语，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这片土地上曾经存在过的生态环境，这不能不说与北方民族萨满教的生态观念和环保意识的影响有关。

神树崇拜观念在北方民族中也很普遍，至今仍有深远的影响。在北方农村，常有高大、挺拔或树形奇特的树被奉为神树，受到膜拜。哈萨克族认为独棵的古老树是神和鬼栖息的地方，人们不敢在这种树下休息，也不敢砍伐这种古老的树，怕触犯这里的神和鬼。^②

在北方民族中盛行的敖包祭，其核心观念和精神实质即是自然崇拜观念。乌

^① 厉鄂《辽史拾记》卷13。

^② 《民族文化习俗及萨满教调查报告》，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

热尔图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这一信仰将人的生存、人的行为方式、人们摆脱不掉的危机意识与大自然融为一体。”^①

在北方的大地上，无数山川、河流、树木被人们赋予神性，注入神圣的宗教情感，成为被祭祀和保护的神地。渔猎民族对江河及生息于其中的物产无限尊崇，已是众所周知。在辽宁西部一个满族聚居的村庄，一个形成于河流转弯处的深水潭，自古是甲鱼生息繁衍之理想之所，名叫老元汀。当地人对甲鱼怀有一种深深的神秘敬畏之情，尊之为老元，其中颇含感戴亲切的意思。老元汀里的鱼很多，红翅子、白漂子、鲇鱼、鲫鱼，无所不有。但当地人即使在青黄不接的季节以野菜度日，也无人至老元汀撒网捕鱼，换钱糊口。夏季是老元产卵育子的季节，卵产下之后都埋在向阳的热沙里。每至这个季节，长辈们经常警诫后辈子孙，不可到老元汀沙滩上玩，若是惊扰老元产卵，或是无意踩上沙里的老元卵，都是要遭报应的。相传，100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出资，在山崖上选用花岗岩筑成一座元神庙。以后，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人们必来元神庙进香。若遇淫雨绵绵的季节，也常到这里祈祷免遭洪水之祸。这种习俗直至1949年以前一直延续未断。^②

北方民族基于大自然崇拜观念形成的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念，视自然及栖息其中的生物为有灵性之物，人与它们彼此和谐共处，相互依存以及长期积淀的一套调节生态平衡、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与人类共生的生态调解机制，富有科学的因素和真理的意义。通过人们的观念和自主行为，使人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等工作，仍有着值得借鉴的意义。这一点也体现了原始文化在时空上的穿越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视萨满为大自然的守望者。

社会和谐具有系统性，其中人与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体现在氏族的内凝力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友爱、融洽上。这种内凝力和友爱、融洽，只有通过群体认同的方式才能得以实现，而萨满文化中的“祖先崇

^① 乌热尔图《呼伦贝尔笔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② 陈复兴《故乡的老元汀》，《辽沈日报》1995年6月12日。

拜”正是这样一种实现的方式。

萨满教是氏族宗教，祖先崇拜是其重要的崇拜观念，定期举行祭奠共同祖先的活动是萨满教的主要内容。这种周期性的祭祀活动犹如盛大的节日，使来自四面八方的族众欢聚一堂，为族人创造了一个相互沟通、团结凝聚的机会。祭祀仪式营造了一个以共同的情感和情绪为基础的文化心理场，在这种特殊的氛围中，人们的精神获得了共振，思想产生了共鸣，有助于消除氏族成员之间的隔阂，增强了每一位氏族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宿感，使人与人之间关系更为融洽，情感得以升华，氏族群体更加团结和稳定，从而有助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当然，在祖先崇拜观念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和谐，带有突出的氏族性和血缘性。这既是萨满教和谐观的特征，也是它的局限性。

一个社会的和谐从根本上说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为前提的，而这种和谐又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个体身心的和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成员的身心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在萨满教观念体系中，虽没有形成系统的身心和谐的思想观念，但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却积累了一系列身心和谐的方法，有助于萨满和氏族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身心平衡。这既是萨满祭祀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也体现了萨满教的一个重要功能——通过仪式达到氏族成员的身心和谐。

对于“萨满”这个特殊群体来说，萨满领神仪式对于解决他们的心理危机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一定的实效性。民族学调查资料表明，每位萨满在走上“萨满之路”之前，大多要经历一个身心痛苦的时期，其症状表现为精神失常、久病不愈、病祸交加，等等。这种个体生命出现危机的现象，被学术界统称为“萨满病”。萨满病及其诸多表现形式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特定民俗文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它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是以萨满教多神崇拜观为主导意识的地区和民族，是在萨满教观念直接影响下出现的特殊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人们只能到萨满文化中寻求治疗方法，通过集精神、心理和民俗文化、医疗于一体的萨满医疗体系，使患者得到康复，或通过成为萨满的一员来寻求心灵的归宿、获得身心健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萨满领神仪式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具有实现身心平衡，缓解生命危机的意义。

萨满对于其所属的群体也有预防群体心理疾患，缓解族众心理危机的作用。俄国著名民族学家史禄国称萨满为氏族的“安全阀”。^① 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萨满教是作为一种具有预防作用的信仰体系出现的。因而在这些民族中，萨满病和萨满领神并非单纯的个体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一个人从患萨满病到成功治愈（成为萨满）的过程，是在群体帮助下摆脱个体危机、解决个人身心冲突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结果，是氏族或部落又有一位萨满产生，而萨满是可以对其所属群体的精神性疾病产生预防和遏制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萨满领神和氏族的卫生防预系统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精神疾病在特定群体中的蔓延，并成为氏族的“安全阀”。法国学者菲普·米特拉尼曾指出：“萨满教之所以改变病理学或群体内部个人所感到的压力，正是因为它给那些最强烈地感受到压力的个人提供了一个摆脱困境的角色；在没有萨满的社会里，如果没有这种角色，那些相同的因素会加剧个人的不安并增加混乱。”^②

萨满医疗体系有助于个体实现身心平衡。现代医学表明，人患病多与精神、情绪有关。特别是在传统社会中，人类自身力量渺小、无助并无法把握个人命运，对自然世界的迷惑不解，使他们经常处于恐惧、紧张、迷惘的状态下，萨满教信仰的种种禁忌，也常使人因某种行为不当而产生内疚、自责的心理，这不仅容易诱发抑郁症和神经系统的疾病，也能导致其他病变。与现代人相比，古代先民化解内心焦虑、调整心理平衡的方式非常有限。萨满教仪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人们提供了宣泄不良情绪，排解焦虑与忧愁，达到身心和谐的可行的途径。对解除个体的心理疾患，实现身心平衡，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其内在的机理包括多方面：虔诚的信仰可激发人固有的内在潜力，使患者自身获得一种精神力量，从而调动人体的潜能，实现机体和生理的顺畅，从而达到不治而愈的效果；通过一系列象征手段向病人进行心理暗示，从心理上祛除患者的病因，从而解除他们的

^① S. M. Shirokogoroff, 1935, *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p. v267.

^② [法] 菲普·米特拉尼《关于萨满教的精神病学探讨评述》，《第欧根尼》1993年第2期。这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萨满教对于特定群体精神心理疾病蔓延的预防作用，也体现了氏族在预防心理疾病方面的愿望和对萨满的期待。